

B222.55
22



国学解读丛书

孟子

MENGZI JIEDU

解读

李有光 著

高宏存
李正堂 总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在孟子看来，人生目标的追求有两条可遵循的途径：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践行大道，那就去奋斗「达」的人生；如果天下浑浊没有实行大道的机会，那就追求「穷」的人生。然而无论人生「穷」与「达」，都是我们应该坦然面对的，这便是内心人格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M E N G Z I J I E D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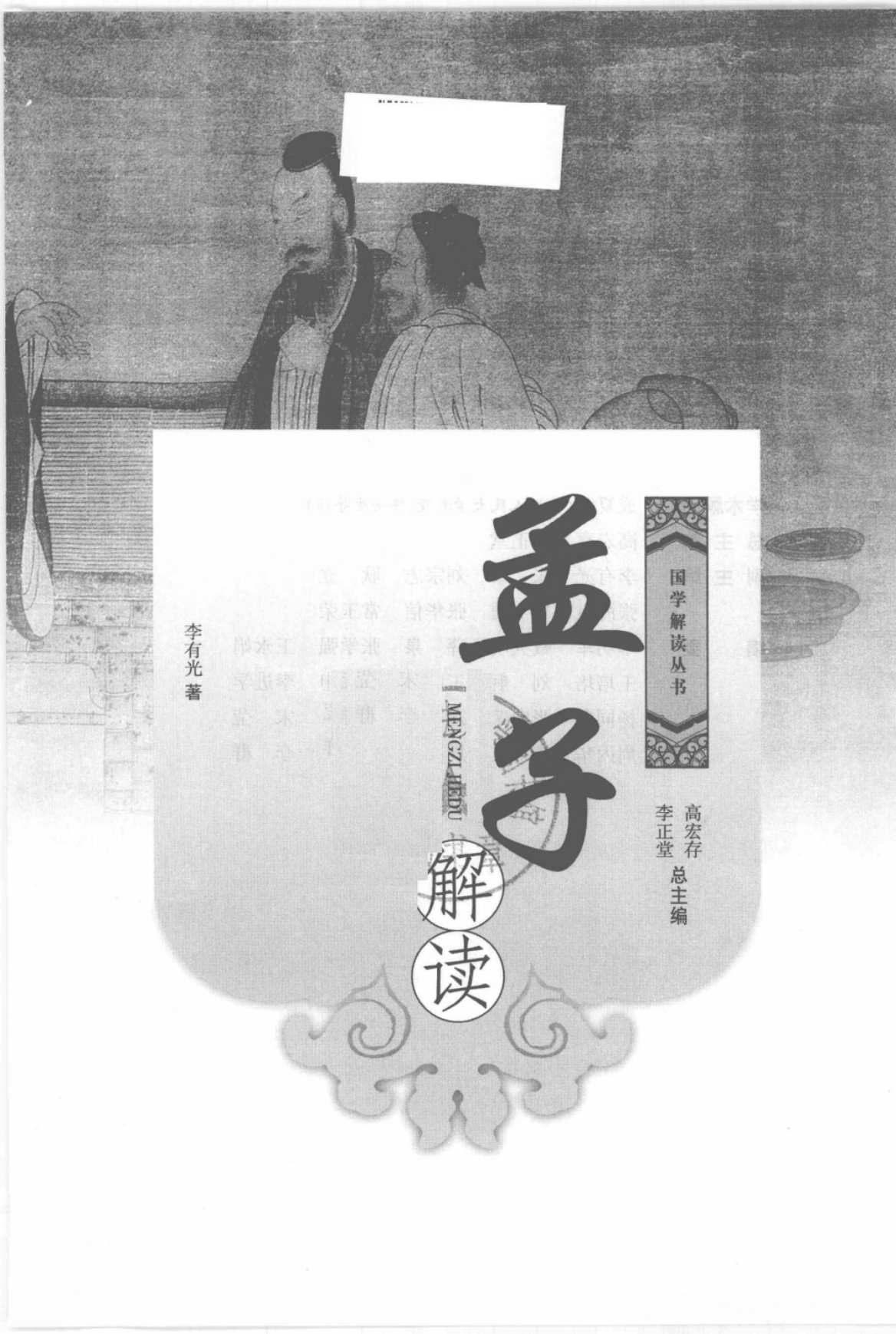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1-08506-1



9 787221 085061 >

定价：15.80 元



孟子

MENGZI JIEDU

解
读

国学解读丛书

高宏存
李正堂 总主编

李有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解读/李有光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21-08506-1

I. 孟… II. 李… III. ①儒家②孟子—研究 IV. 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6703 号

孟子解读

作 者 李有光

策划编辑 耿 芸

责任编辑 杜培斌 孟豫筑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178 千字

印 张 14

定 价 15.80 元

国学解读丛书(第一辑)

编委会

学术顾问	成复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总主编	高宏存	李正堂			
副主编	李有光	张泰	刘宗志	耿立	
	张海良	刘勇	张华信	常玉荣	
编委	李明军	戴大明	薛泉	张学强	王永娟
	王培培	刘舸	王晓文	孙良申	李进学
	杨同鲁	张向荣	郑明璋	马先秀	宋莹
	周丙华	唐芳洁	周期政	张曙霞	李群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 Google 一下就解决了。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

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序言

以仁施天下，以德正人生

一、孟子与《孟子》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生于约公元前 372 年。孟子的先世可能是鲁国的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落，迁居邹国。孟子的父亲早亡，孟子由母亲抚养长大。孟母特别注意对孟子的教育，相传孟母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曾三次搬家；为了激励孟子好好学习，曾剪断正在织的布。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孟子牢记母亲教诲，发愤图强，孟母也因此以一个良母的形象流芳后世。

孟子学习于子思一派的门人，继承了子思的思想，所以后世并称子思、孟子为“思孟学派”。孟子十分推崇孔子，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并以一生学习孔子为理想，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后世孟子地位升格后，则并称孔子、孟子为“孔孟”。

孟子很热爱教育事业，一生从未停止过教育学生，他曾说，天下有三大乐事，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一生所收弟子也是很多的，但大部分没有被记载下来，所以对其知之甚少，现在所知的也只有乐正子、万章、公孙丑等少数人。

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孟子就是这样，约 40 岁时在邹国做官，但因触怒了邹穆公，又不得不离开邹国。孟子约 43 岁时第一次游历齐国，但此时他人微言轻，根本不被看重，于是又去了宋国，在宋国也难以作为，孟子只好回到了家乡邹国。此时，鲁平公打算让孟子的弟子乐正子治理国政，乐正子极力赞颂自己的老师，于是孟子又满怀希望地去了鲁国，但鲁平公一时听信谗言没有亲自接见孟子，孟子又一次被冷落，故而感叹“我之不遇鲁侯，天也”。此时，曾两次向孟子请教

问题的滕国太子已经继位成为了滕文公，热烈欢迎孟子前去。虽然滕文公表面上对孟子很尊重，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实行孟子的主张，此时恰逢梁惠王招贤，孟子又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 53 岁。但梁惠王很快就死了，继位的梁襄王又没有人君之相。孟子便离开魏国，第二次去了齐国，此时齐国国君是齐宣王，但历经坎坷之后，孟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理想政治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齐国。此时，孟子已经六十多岁，他回到家乡邹国后再也没有出游，一心授徒讲学，希望能将自己的学说传之后世。

孟子卒于公元前 289 年，享年 84 岁。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争论不已，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还是司马迁的说法，主要是孟子自著，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也参与其中。现在通行本《孟子》分为七篇，篇目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又分上下。《孟子》曾有“外书”四篇，加上刚才所述七篇“内书”共十一篇，但经考证，四篇“外书”很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在后世流传中也已经逸失了。今存的“外书”，是明代人的伪作。

最早为《孟子》作注的是汉代的程曾，但这部书并没有流传下来。东汉末赵岐也为《孟子》作注，这部书以训诂考据著称。到宋代，朱熹不满意赵岐注本不重义理，又把《论语》、《大学》、《中庸》与《孟子》合称“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侧重于义理阐释。清代焦循又作《孟子正义》，这部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既重训诂考据，又重义理阐释。这三部书都是研究《孟子》不得不读的经典之作。

秦汉至两宋以前，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也仅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虽然《孟子》在汉朝曾一度被立为博士之一，待遇一度很高，但仅 40 年左右就取被消了，《孟子》仍然还是子部的一般著作。到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尊孟子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至北宋，更有柳开、皮日休、范仲淹、程颢、程颐等大家推崇孟子，在学理和舆论上把孟子升格推向高峰。王安石作为变法的领袖人物，利用他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使孟子升格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并付诸实际行动，如：《孟

子》首次被列入科举,孟子本人被封为邹国公,并首次被批准配享孔庙;《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经,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到南宋时,尊孟成为学术主流,朱熹又将《孟子》与《大学》、《论语》、《中庸》合称为“四书”,其实际地位已经超过了“五经”。在这以后,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正式从目录学上把《孟子》从“子部”升入“经部”。元朝时,元文宗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亚圣”的桂冠正式戴在了孟子上。此后,历经明清,孟子的“亚圣”地位更加巩固,备受后世尊崇。

二、孟子的主要思想和人生智慧

北宋程颢、程颐评价孟子时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对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对人性的探讨。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他举例说,现在有人突然看见有个婴儿爬到了井边,都有“怵惕惻隐之心”,这并不是要讨好婴儿的父母,不是为了博得乡邻的称赞,也不是厌恶婴儿的哭声,而是因为每个人本始的善性。孟子进一步阐明,每个人都有“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这“四心”又是“仁、义、礼、智”的四个发端,因此孟子说,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要经过探求、努力,都可以做到“仁、义、礼、智”,而这样也就成为如尧舜一样的至圣之人了。“仁、义、礼、智”是每个人所本有的,是不用经过学习、思考就能得到的,所以也称之为“良知”、“良能”。但人性在后天的实际践履中却有可能迷失,所以还得时刻不停地对自己的本心加以守护,要做到“尽心”、“寡欲”,要“求其放心”,最后所要达到的就是保有一颗纯一无为的“赤子之心”的境界,这也是孟子所推崇的“大人”应达到的理想境界。人性善的价值诉求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为善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成圣成仁,我们的善并不是无根基的空中楼阁,而是深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人性的根蒂。善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做;善不是学习所得,只能靠体悟去发现。

人性本善,“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游说诸侯所要实行的也就是“不忍人”的“仁政”。孔子只说了一个“仁”,孟子开口就说“仁义”,觐见诸侯国君,非仁政、王道不说。孟子的“仁

政”、“王道”其实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所要达到的是一种“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所以，国君必须在经济上“制民之产”，施恩泽于百姓，加强道德教育，“申之以孝悌之义”，怀有一颗关爱百姓之心，只有这样最终才会“王天下”。孟子的“仁政”突出了“民”的地位，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他提出“保民而王”，反对“霸道”，反对战争，力求维护天下的安定太平。

在自身与外部世界不可分离的人生践履中，孔孟之学注重的是自身主体的自觉与超越，追求的是自身道德情操的至圣境界，守护的也是自己本始的善心和自己高尚的人格。在孟子看来，人生目标的追求有两条可遵循的路径：如果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践行大道，那就去奋斗“达”的人生；如果天下混浊没有实行大道的机会，那就追求“穷”的人生。“达”是为了“兼善天下”，“穷”则为了“独善其身”，孟子的“达”是因为有崇高的信仰，而不是费尽心机求高位的显达，也不是出卖自己灵魂人格的富贵，如果是那样，他宁愿去做“独善其身”的“穷”。

无论人生“穷”或“达”，我们都坦然面对，始终不放弃对内在的本始的善性和对高尚人格境界的索求。面对人生的“鱼”和“熊掌”，坚持对天道仁义的守护；面对“富贵”、“贫贱”、“威武”、“不能淫”、“不能屈”、“不能移”，要做人生的“大丈夫”。人生的智慧就在于“不为”之后的“有为”，人生的成功就在于掘井九仞之后的那再一点点坚持，人生的明了就在于晓察自己走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们所能掌控的就只有自己的品性人格，所以，抛弃不必要的外在的物欲，做一个精神上的圣人。《孟子》一书谈人生，谈智慧，直启我们心灵未开的那片天地。

本书中的当代阐释，侧重于《孟子》的人生警戒意义和对当代人精神世界构建的启示，目的就是《孟子》这部儒家经典中寻求有益于现代人的人生智慧。

目录

总序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001
序言 以仁施天下,以德正人生	001
梁惠王上——为天下奔走的“亚圣”	001
梁惠王下——与民同乐以王天下	023
公孙丑上——追求精神的至圣境界	036
公孙丑下——大丈夫胸怀	055
滕文公上——人皆可为尧舜	069
滕文公下——铁骨铮铮大丈夫	083
离娄上——时常审视自己的内心	101
离娄下——人生的智者	114
万章上——大道不言	135
万章下——与圣贤为友	149
告子上——人性本善	167
告子下——时刻准备接受磨炼	184
尽心上——不要让人生有遗憾	192
尽心下——大道不行	205

梁惠王上

——为天下奔走的“亚圣”

【导读】

《梁惠王上》为《孟子》第一章，原文共七节。此章阐述了孟子的先义后利、与民同乐和仁政等思想，可使我们对作为中国“亚圣”的孟子有初步的了解。孟子生活于战国的动乱时代，社会的混乱使他肩负起了平定天下的使命，他曾疾呼“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怀着这种使命感，他继承孔子学说，周游列国，希望将自己的主张施于政治，以期改变现状。这一章就是记述了孟子到魏国和齐国后与两国国君谈话辩论的情况。孟子文章大气磅礴，雄辩滔滔，词锋犀利而富有鼓动性，是议论文中的经典之作。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②利而国危矣。万乘^③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战国时魏国都城为大梁，所以魏国又称为梁国。

②交征：交，互相的意思。征，获取、追逐的意思。

③乘(shèng 剩)：古代一辆兵车四匹马为一乘。

④餍(yàn 厌)：满足的意思。

【经典原意】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也有什么将有利于我的国家吗？”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定要谈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国君说‘怎样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也说‘怎样对我的封地有利？’那一般士人平民也说‘怎样对我自身有利？’上上下下互相追逐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兵车万辆的国家里，大夫拥有兵车千辆；在拥有兵车千辆的国家里，大夫拥有兵车百辆，（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说是不多了。如果后公义而先私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产业）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却遗弃自己的父母，没

有行‘义’的人会怠慢自己的君主。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益呢？”

【当代阐释】

不悔的独行者

春秋战乱，各国纷争，一批批游说之士驰骋天下，名重诸侯。商鞅入秦，变法图强；吴起入楚，战胜强敌；驺衍，到梁，梁惠王屈尊到郊外相迎，以贵宾礼相待，到赵，平原君竟不敢与之同行；更有苏秦，挂六国相印，名显诸侯，极尽天下之风光！

而孟子呢？梁惠王没有“郊迎”，没有“执宾主之礼”，只是叫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战国时代各国相争，国与国之间无信任，人与人之间更没有信任，各人只想着“利己”，诸侯只想着“利吾国”，人伦大道泯灭，天下充斥的是一股为己图强，追逐名利之风。而孟子一点儿也不逢迎时势，并不在意梁惠王对自己的冷落，仍要劝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就像一个在疾驰的奔马群中逆行的弱者，万马奔腾，天地震动，令人心惊，但孟子不惧怕，不退却，即使不合于时势，也依然秉持仁义之道，体恤百姓之心，逆行其中。他游说齐宣王，宣王不用；谒见梁惠王，梁惠王不听。孟子看着一个个高高骑在马上刚刚得势的显贵之士，并没有太多的歆羡，只是朝他们笑笑，依然走向自己的方向。

坚持自己的正义，即使穷困潦倒，从不在意；守护自己的品性，即使粉身碎骨，绝不放弃。

现在的我们要始终记得，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混乱时代，有那么一个孤独的智者，坚定不移地走着一一条不仅其他人知道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走不通的路，但他并不后悔，并不因受人冷落和非议而放弃，他还是坚定地走了下去，因为他坚信那是正确的方向，那是他一生的信仰与追求！

人不能没有信仰与追求。现在，社会的浮华，物欲的横流，使一部分人不能坚持自己的本性品格不为世俗所污染。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总要面对现实,总要面对柴米油盐,总要为自己的生计奋斗,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迷失自己品性的理由。随波逐流,不可能有自己的自由。人之为人,必须得有生命上的一份超脱和自我,必须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追求。两千多年前的孟子给了我们这样一种人格的启迪:人是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固执”的。

寻求自己精神的“伊甸园”,像颜回那样,“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我们也“不改其乐”。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但不管别人出多么高的价,也决不能出卖自己的人格。守护自己的人格,保持自己的品性,坚持自己的信仰,让我们也像孟子一样,做一个不悔人生的独行者!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①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②,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③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牝^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⑤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①攻:治,就是“工作”的意思。

②亟:着急、匆忙的意思。

③麀(yōu 悠):指母鹿。

④牝(rèn 任):充满、充溢的意思。

⑤害:同“曷”,何时,什么时候。

【经典原意】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顾盼着鸿雁麋鹿，一面问道：“贤人也享受这一种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贤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有这种快乐也无法享受。《诗经》上说：‘开始筑灵台，经营复经营，大家齐努力，很快便落成。王说不要急，百姓更卖力。王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且肥，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文王依靠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但百姓却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沼叫做灵沼，而且还很高兴他能享有这么多的麋鹿鱼鳖。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与周文王相反的是夏桀）《汤誓》中记载百姓的怨言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消亡呢？我们宁肯跟你同归于尽！’作为一国之君百姓竟想要跟他一起死亡，纵然拥有台池鸟兽，又怎么能独自享受那份快乐呢？”

【当代阐释】

与民同乐，胸怀天下

孟子来到魏国时，已年逾五十，看到差不多年纪的梁惠王在观看鸿雁麋鹿，就说道“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这里孟子是劝说梁惠王赶紧修“仁政”，恤民力，与民同乐。诚然，贤者能爱民如子与民同乐，先使国家一片安乐太平，然后去享受一个人的视听之乐，百姓并不认为国君不以国事为重，而是满心欢喜地祝愿国君快乐；相反，不贤能的国君，虽然有自己享乐的条件，但国家昏暗，百姓罹难，民怨沸腾，政权时时有被推翻的危险，他又怎么真正享受其乐呢？如秦始皇，费万民之力修阿房宫筑骊山墓，以为自己享乐，历经两世就灭亡了；隋炀帝虽有龙船之大，江都之盛，美女之丽，但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岂肯放任昏庸帝王的一人之乐，最终，天下尽反，隋炀帝又如何快乐呢？这正如《汤誓》所言：“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与民同乐，也即与民同忧。上古圣王看到百姓吃不饱，就好像自己挨饿；看到百姓穿不暖，就好像自己受冻。与百姓一条心，体会百姓